

探析尤内斯库戏剧的艺术手法

石敏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荒诞派戏剧兴起于法国, 后来成为西方戏剧界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荒诞派戏剧作家常用荒诞的、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来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 而在某些角度彻底拒绝了用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手法来表现生活。尤内斯库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 他的《秃头歌女》《椅子》《犀牛》等数十部戏剧作品通过支离破碎的剧情、物大于人的不协调的情境设计以及语言的无意义等方面充分表达了“人生是荒诞不经的”主题思想。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尤内斯库戏剧的艺术特色: 首先对其剧作中丰富的象征意象进行研究, 分析尤内斯库是如何运用这些象征意象的; 其次分析其荒诞夸张的表现手法和结构特色; 最后, 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剧作中的语言特点及其怪异夸张的喻意进行解析, 以盼达到对尤内斯库的戏剧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 尤内斯库; 艺术手法; 象征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1558

一、丰富的象征意象

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阐述过: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关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 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 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为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 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 第一是意义, 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象征意象是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它对于帮助读者或者观众理解剧情, 进行思考与反馈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 象征意象还可以更深入地传递作者想表达的思想内涵, 从而引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犀牛》里面的犀牛则是强悍的、力量的象征, 人们逐步变成犀牛也表现了人类的异化,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人类并不是无坚不摧的, 同时也表现了人们毫无主见的从众心理及随波逐流的行为。通过分析, 可见尤内斯库运用象征意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他的各部戏剧作品中都运用了别具一格、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的象征意象, 因此每部戏剧中的象征意象, 都可以称之为典型“意义”载体。

二、独树一帜的戏剧结构

众所周知, 传统戏剧着重于情节安排、人物性格的塑造、语言对白的描写以及构建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尤内斯库的戏剧作品却大都否定语言台词, 拒绝情节冲突, 拒绝性格特征, 彻底颠覆了传统。纵观尤内斯库的戏剧作品可以发现, 尤内斯库甚至独创了一种新型的戏剧结构——周而复始的循环结构。尤内斯库笔下的人物一直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逻辑之中: 人物是可有可无的, 并非舞台的中心, 语言方面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情节的缺乏与不完整、游戏是周而复始的轮回、剧名的特立独行, 甚至于最基本的戏剧结尾都出人意料, 结局与开头无限循环反复, 看起来剧终落幕了, 事实上结局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开始则代表着结束。《秃头歌女》原文最后一幕中也提到了, 所有的说话声都戛然而止, 灯光重亮。此时马丁先生和马丁太太像戏剧开幕的时候史密斯夫妇那样坐着。戏剧表演重新开始了, 马丁夫妇开始精准地念着史密斯夫妇在第一场的台词, 然后大幕徐落, 剧终了。戏剧结束了, 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生活周而复始地循环着, 唯一的不同是马丁夫妇取代了史密斯夫妇, 而他们的对话内容与史密斯夫妇毫无二致, 如出一辙。这便是尤内斯库创造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卓诡不伦的循环结构。这种独特的方式更加深刻地表现了生活的荒诞, 这种荒诞是无限循环的, 更令人感到无所适从, 焦虑不安。“在剧尾, 马丁夫妇重复着史密斯夫妇在第一场中前言不搭后语的呓语, 马丁太太重复着史密斯太太式的唠唠叨叨。”由此可见, 尤内斯库的戏剧结构特色十分鲜明, 结尾重复着开头, 从而进入荒诞的循环之中。

三、风格鲜明的语言

台词的动作性, 即人物言语要能达到以矛盾冲突为基础,

并能促进事件、矛盾冲突的发展的目的。由此可见, 传统戏剧都注重戏剧台词, 即语言的描摹, 语言可以令观众和读者最直观地感受到角色的性格特征。尤内斯库的代表作中, 经常会出现语言重复的特点, 即人物语言无意义且周而复始地循环重复。除了对话内容的无意义重复, 尤内斯库的剧本语言还有前后完全一致的反复特点。如剧本《椅子》原文中老太太很多话都是重复的, 如问老头儿“你穿上你的毛衣了吗?”这句话在短短一幕中反复出现了3次; 老头儿和老太太确认演说家“他快来了”用了11次; “他来了”重复了5次, 以及后面不停地重复老头儿的话以至于都变成了回声, 剧本中随处可见这种机械式的毫无意义的重复对话。最后, 如剧本《秃头歌女》原文里面, 马丁夫妇的对话从始至终都是“这太奇怪了, 太邪乎了”“多么巧啊! 我也是”等这样的语句重复。除了对话内容的无意义重复, 尤内斯库的剧本语言还有前后完全一致的反复特点。尤内斯库戏剧作品中语言的重复性在戏剧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尤内斯库个性鲜明的写作风格。例如《上课》表面看来是教授给女学生单独授课的过程, 实质上却是教授用语言压制女学生的暴力过程。女学生的牙痛其实也标志着她将逐渐失去语言的能力, 教授变得越来越猖狂, 女学生则越来越软弱无力, 最后无法反抗地被老教授施暴谋害。尤内斯库的戏剧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 尤内斯库并不需要依靠语言使读者感到愉悦并欣赏戏剧, 而是用更具有动作性的方式深刻地传达了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与情感。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尤内斯库戏剧的艺术特色, 分析了以尤内斯库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的意象喻义、写作手法, 结构特征和语言特色, 总结了尤内斯库荒诞派戏剧所表达的荒诞主题和内涵。尤内斯库戏剧以反传统戏剧的创作手法, 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进行了颠覆性尝试, 使其荒诞主题在外在形式和内在含义上都得到完美体现。面对快节奏发展的社会, 我们究竟应当迎难而上、英勇无畏, 还是应当如《犀牛》里面的角色一样, 放弃自我, 跟风随大流? 尤内斯库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让我们得以反思自己, 探索未知的道路; 另一方面, 尤内斯库独特的、开创性的艺术手法, 给我们研究戏剧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开拓了我们的眼界, 给当代的创作者提供了绝佳的示例模板。无论如何的时过境迁, 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都永不过时, 永远闪耀着独树一帜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黄珂维. 《道具在尤奈斯库戏剧中的运用及其喻意分析》[D]. 《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
- [2] 冉东平. 《评尤奈斯库的〈阿麦迪或脱身术〉》[J]. 《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01期.